

北京出版社

叶灵凤书话

姜德明主编
小思选编

叶灵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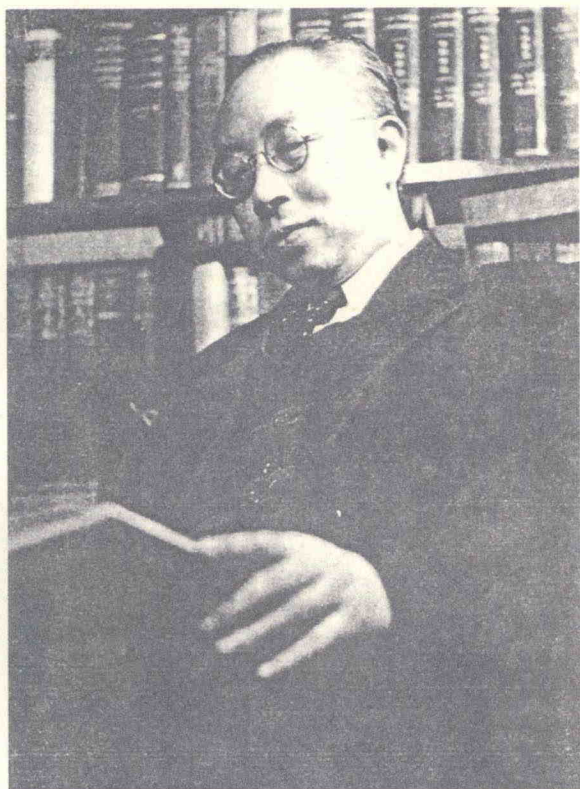


姜德明 主编
小思 选编

叶灵凤书话

北京出版社

叶灵凤



作者照片

言事也三十年了

雨柏

許地山先生逝世紀念

今年有幾日紀念日，雖然自己的視力愈來愈
愈差，仍想奮力寫一點文章，可惜終於因
錯錯過了。這幾年，有人提醒我，許地山先
生的逝世，到今年已經三十年了，不該再破
題了，因此在此留下伏案寫下了這幾句。

三十多年前的「三三」的第三年，日寇的魔
爪已經在中途經界上四處攔人，再也住不下去了，當時
許就像許多女性朋友一樣，南下避禍，来到了
這二表。

目 录

序言 姜德明 (1)

第一辑 香港史地

《香港史地》发刊词..... (3)

西文香港史地书录解题 (5)

日益消失的古老香港 (20)

丧失中的香港传统 (22)

香港之初期发展画册 (24)

读《新安县志》札记 (26)

万寿果与凤凰山

——读《新安县志》补志 (34)

香港邮政邮票史话 (36)

黄遵宪的香港感怀诗 (41)

有关张保仔的新资料 (49)

调戏赤柱妇女被杀的英国军官 (60)

序新版《香港方物志》 (62)

第二辑 书边散议

摩登半闲堂 (67)

诗的统一战线 (69)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70)
序《山城雨景》	(71)
独漉堂诗	(73)
鲁迅先生在香港	(75)
郭沫若的百花诗	(80)
《新雨集》序	(83)
介绍《新雨集》	(88)
读《花灯集》	(90)
散文的魅力	
——读《五十人集》	(92)
读新出版的《新绿集》	(94)
读《新绿集》再笔	(96)
读周为的《往日集》	(98)
《五十又集》的后记	(100)
读《五十又集》	(103)
《红豆集》序	(105)
自题《红豆集》	(109)
《陋巷》赞	(111)
晓窗读《晨曲》	(113)
重读《耕耘》	(115)
读《作家书简》	(117)
读《好望角》	(126)
越剧不是绍兴戏	
——读曹聚仁的《人事新语》	(128)
《文艺随笔》后记	(130)

八年来的《文艺世纪》	(132)
读《风雨艺林》	(134)
读《听雨楼丛谈》	(136)
黄蒙田的《抒情小品》	(138)
读《话旧谈新录》	(140)
读《当代文艺》	(142)
“南苑文丛”的新书	(146)
勸《文艺世纪》	(148)
读《大华》创刊号	(150)
读徐益寿的《文史随笔》	(152)
夜读《北窗夜钞》	(154)

第三辑 域外书谈

少年维特之重读	(159)
悼罗曼·罗兰	(162)
潘的性格和故事	(165)
纪德的《贖币犯日记》	(167)
关于王尔德的回忆	(170)
案头书	(173)
契诃夫诞生百年纪念	(180)
《唐·吉珂德》和文的作者	(185)
泰戈尔的最后遗诗	(188)
左拉的小说	(191)
郁达夫与季辛的《草堂杂记》	(194)
关于海明威	(197)

海明威的丧钟·····	(199)
字字珠玑的名家散文选·····	(203)
我所爱读的散文小品·····	(205)
日本人的小品随笔·····	(207)
都德的《磨坊书简》·····	(209)
《五卷书》和《故事海》·····	(211)
关于歌德的回忆·····	(217)
诗人雪莱的悲剧·····	(224)
伊索所说的蛇和人神的故事·····	(226)
支魏格的小说·····	(231)
左拉的《巴黎的肚子》·····	(233)
欧·亨利与美国小市民·····	(235)
《打赌》的故事·····	(238)
古代埃及的猫·····	(240)
绿蒂笔下的中国猫·····	(242)
关于“女”作家绿蒂·····	(244)

第四辑 看书趣味

作家生活保障问题的另一面·····	(249)
关于禁书的笑话·····	(252)
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 ——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	(255)
失去的书·····	(260)
杂览和我读书的兴趣·····	(262)
《书话》的书话·····	(264)

禁书史话·····	(266)
我的另一份藏书·····	(268)
题一册失而复得的书·····	(270)
书的选择·····	(272)
我的看书趣味·····	(274)
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	(276)
读《晦庵书话》·····	(278)
致一个同路人·····	(280)
琉璃厂的书店·····	(282)
自题《北窗读书录》·····	(284)

第五辑 版画论辑

战争与木刻·····	(289)
序珂勒惠支画册·····	(293)
木刻论辑·····	(299)
杂论书籍装帧和插画·····	(304)
书签·····	(306)
评《英国版画集》·····	(309)
装帧·木刻和插画	
——从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装帧和插画谈起·····	
·····	(312)
毕加索的版画·····	(317)
两部木刻选集的对照·····	(320)
唯一的一部世界木刻史·····	(322)
藏书票与我·····	(324)

记画····· (326)

第六辑 怀人之什

个人的铭感

——庆祝郭沫若先生诞辰

及文艺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 (333)

关于萧红女士的事情

——三月一日在中英学会文化组演讲····· (337)

重读望舒诗····· (341)

望舒和《灾难的岁月》····· (345)

寂寞滩头十五年

——记萧红骨灰迁送离港始末····· (353)

杂忆亚子先生····· (357)

版画图籍的蒐集功臣

——悼郑振铎先生····· (359)

悼念达夫先生遇害十五周年····· (363)

睹物思人····· (367)

逝者如斯夫

——纪念芄如逝世的一周年····· (369)

悼诗人柯仲平····· (371)

死得瞑目的望舒····· (375)

我父亲的藏书····· 叶中嫫 (377)

选编后记····· 小思 (381)

序 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作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想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

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采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

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艺术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未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年7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年4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

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第一輯

香港史地

《香港史地》发刊词

不管你是喜欢还是憎恶，香港终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变动，是以香港为转捩点的。184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国上下从那时期开始对所谓列强有了新的认识，而列强也开始对这个“天朝”有了新的认识。香港恰恰就从这时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一百年以来，香港已成了人口二百万的世界大都市之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香港的重要性并不因此有所改变，而且看样子，在最近的将来，她的重要性有可能还要继续增加。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可说太缺乏注意了，更谈不到学术上的研究。过去对于香港这地方的一点自然史地研究成绩，可说都是外籍人士做的，正因为如此，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我们如要参加这行列，可以免除自行摸索的困苦。编者以为，香港在种种方面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充满兴趣的地方，不论你所注意的是国际问题也好，中英关系也好，历史考古也好，甚至草木虫鱼也好，香港这地方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不使你失望。

这就是本刊创刊的旨趣。当然，园地是公开的，我们欢

迎一切专家和热心人士的合作与指教。

香港《星岛日报》1947年6月5日